

## ■工会岁月

或许在你现在和曾经的工会工作中，有无数个细节如同过眼云烟，但总会有一些小故事伴随着某些物件、某些人和某种符号在记忆中留了下来，比如一次活动、一个日子、一张照片……

# 大个子工会小组长

□于德深 文/图

第一次接触大个子工会小组长时，是我刚到车间任副指导员时。那天车间工会开会，那时已临近1971年的春节，工会要求各小组长要全面了解小组每个工友的家庭情况，解决工友的实际困难。

布置任务时大个子组长坐在一个角落，他拿着一个小本子头也不抬一下地记录，特别认真。会后，他走到我面前，说：“副指导员，你刚来可能不知道我们小组情况，咱组有位老工友家庭困难，车间每个季度都得救济他，家里五六口人，他一人上班还身体不好，每到冬天像过关一

样，家里四壁是霜，锅碗瓢盆冻得叮当响，孩子们常常坐在火炕上，围着被子打发日子，这不昨天和我说炉子烧坏了，一会我还得看看去，不然大冬天屋子里没暖气再没炉子把孩子们冻坏了。”说完他抬脚走出了工会办公室。

看到大个子工会小组长往厂外走，我知道他是去那位工友家，打声招呼我也跟着去了。

到那位工友家时我一下子愣住了，房子简直像冰窖，三个孩子都不大，围着一床被子取暖，尽管这样可手里还拿着课本背语文，孩子的妈妈正望着已经烧坏



的炉子发呆，而他们的爸爸这时还在车间工作呢。我问大个子组长：“买个铁皮炉子多少钱？”“15元左右吧！”我摸摸口袋数了数钱还够。“你先拿这点钱跑趟街把炉子买来，然后咱俩给安上，别把孩子们冻坏了！”他说了句“我兜里早已准备了，不用你的。”说完抬脚走出去了。

功夫不大，他扛回一个铁皮炉子，之后把炉筒子敲了敲，坐上炉子，从大衣口袋掏出早就准备好的钳子和扳手，只三下两下就把炉子安好了。

安好炉子还得用泥巴套上，

否则炉膛大不拢火，大冬天上哪里弄土，他好像也早有准备，不大功夫带回几个土疙瘩，敲碎后用冷水和下抓住泥就往炉膛里套，冷屋、凉水、冻土混到一起，他的手冻得红红的。

炉子套好了，他手也没洗，立即劈引柴，把炉子生着。红亮的火光在炉子里缭绕着，屋子顿时温馨起来，眼瞅着墙上的白霜一点点融化，火光映在孩子们的脸上，像一朵朵鲜花一样开了！孩子妈妈赶紧弄一盆水坐在炉子上，想让大个子工会组长洗洗手，可大个子摆摆手说了句：“好了，节前就不会挨冻了。”扯着我立即离开了。

我俩出了门，他念叨着：“工会给救济点吧！”我告诉他已向厂工会反映，救济费马上下来，大个子忙得红彤彤的一张脸上，见了笑容。

想着老工友一家人再也不会挨冻，看着眼前这位大个子工会组长，我心暖暖的：他只是位工会小组长，要说权力，也只是跑跑腿，学学话，而他的心却很热很细很美也很大，因为他装得下组里几十号工友的冷暖！



## ■青春岁月

### 抓住“幸福”

□许廷荣 文/图

匆忙中又迎来了女儿的生日，我忽然心血来潮问女儿，生日愿望是什么？女儿抬头怔怔地望着我一会儿，怯怯地道：“我希望能像王甜甜一样。”

“王甜甜？王甜甜怎么样？”我好奇地问。

“王甜甜的爸爸妈妈经常牵着她的手去逛街，去游乐场玩，晚上睡觉前会给她讲故事……”女儿幽怨地看着我。

我怔了一下，这还真是我始料未及的答案，这些再平常不过的小事，竟成了女儿的生日愿望？我忽然觉得心有些刺痛。因为开了家小超市，成天忙得不可开交，在女儿还没满月的时候，就把她交给母亲来带，每当我更深半夜疲惫回家的时候她早已睡着了，清早走的时候她还没有睡醒。所以在她的生命中，也许妈妈只是个来去匆匆的过客。不过，在我的印象中，她一直很懂事，跟着姥姥不哭也不闹，从没让我为她的事操心劳累过。

歉意不自觉地模糊了我的双眼，我走过去握住女儿的小手：“宝贝，对不起！”女儿转身搂住我的腰“哇”地一声大哭起来。我能理解女儿突然爆发出的委屈，就这么轻拍着她单薄的肩膀任由她哭泣。良久，女儿起身抹着眼泪不好意思地说：“妈，对不起，我只是说说，没有怪您的意思。我知道您跟爸爸是为了这个家忙碌，您放心吧，我已经长大了，不用你们陪的。”

望着懂事的女儿，我忽然觉得自己很残忍，身为母亲我没有尽职尽责，剥夺了女儿享受幸福童年的权力，试想，哪个孩子不渴望父亲母亲的陪伴？可我却一直在忽略。而身为女儿，我并没有承欢膝下给母亲一个安闲快乐的晚年生活，反把抚养女儿的重任撒手推给了母亲，让她替我从满头青丝到两鬓斑白，操劳了一辈子。

我一直认为，一家人健健康康地生活在一起，有着足够享受生活的金钱，就是一种幸福。可从女儿的愿望中，我忽然醒悟到，幸福不只是如此，幸福是义无反顾的牵手、是永不缺席的陪伴、是亲手为家人烹制可口的一蔬一饭、是一起走过每一个清晨和黄昏。

我忽然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……

## ■图片故事



### 肩上的水泥路

□林丹 文/图

美梦被门外一阵喧闹声扎醒。耳膜生疼生疼的，我颇有怨恨地拉开窗帘，想看清楚是谁。

窗帘扯开，刺眼的阳光肆无忌惮地涌进来，我眯了一下眼，脖子凑到窗前向下看去。整个人一下子清醒了。

门口的水泥路已经变样了，原来苍白的面容现在露出一大片铁黑色，像犁铧翻过覆雪的农田。门前有一个瘦骨嶙峋的老人，他手中拿着一架齐腰高的冲击锤，正“突突突”切割着水泥地面的边沿。

记忆中，门前这条小路已有十岁了。我所住的位置属于城中村，在城市的地位如同后院的侍女，近得天威，难得天幸。随着城市的“胃口”越来越大，高楼的森林长得比四五月的油菜还旺。村里这条水泥小路禁得住风吹雨打，禁得住狗刨鸡抓，却禁不住四轮钢铁的频繁碾压，渐渐地有了裂缝，有了疮疤一样的坑洼。

每天骑电动车出入，我都要绕开所有的坑洼，电动车头在手中左扭右扭，自己颇有周处水中搏蛟的感觉。

终于要修路了，我心中一阵兴奋。飞快地洗漱完毕，我随手从冰箱里拿出一瓶矿泉水，推门出去。站到老人面前，将手中的矿泉水递了过去。

老人愣了愣，随即憨厚地笑了，笑容像一块潮湿的树皮。他说了声“谢谢”，接过矿泉水，

拧开瓶盖，只喝了一小口，对我讷讷地说，还有大半天，得省着点喝。我说家里还有，再拿两瓶。老人立刻摆手说，别别，我收了钱的。我明白老人的意思，他一定是觉得自己拿了工钱，再收别人的东西就不好了。

我打量着老人，他大概六十多岁，头发全白了，稀疏的白发就像严冬一蓬蓬的枯草。干瘦的身上没有一点多余的脂肪。

我左右看看，疑惑地问，这么长的路，您一个人？他笑笑说，一个人就够了，有了机器，省事多了。以前，村里砸石头修江堤，我用的还是大锤。现在轻松多了！老人说着抹了一把汗。

您多大年纪了？我问。“六十五，打得虎！”老人自信地说。“该休息了。”我说。“闲不住啊！”老人摇了摇头，“忙了一辈子，突然休息，啥病都来了。况且，做点事，还能给家里多少挣点。儿子房贷很重，我能帮总得帮，帮不了了，就像这路一样，也到头了。”老人说完望着那半截已成碎石的路。

我心中一动，眼前的老人不正如这路一样？他们都默默为自己的亲人奉献了一辈子，有一口气，就出一份力。老人用坚硬的肩膀挑起了家庭的风风雨雨，老路用坚硬的脊梁挑起了小村的悲欢离合。家变大了，村变强了，他们，也老了。

我站在家门口，感觉自己的肩膀越来越沉重，我知道，我也是一条坚硬的水泥路了。

## ■家庭相册

### 一辈子的屋檐

□刘德凤 文/图

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《爸爸，你是我一辈子的屋檐》，她在帖子上说：“难过的时候，想想爸爸，我会觉得世间万般风雨，却总有一处屋檐，帮你遮风挡雨……”看了后我感同身受，也想起我的父亲为我遮风挡雨，处处纵容我。

那年，我以优异的成绩从乡镇考到城里读书，班上人才济济，我这个自以为成绩还算不错的优等生，第一次月考就名落孙山。母亲得知后，气愤不已，说我严重退步实在是不应该。可父亲却鼓励我说：“没事，你是最棒的，爸爸相信你下次一定考好。”

不久就迎来第二次月考，考语文的时候，有一道高分题难住我了，我心急如焚，怎么想也想不起。又不想让父母失望，于是怀着侥幸心理，趁老师不注意，偷偷地打开抽屉，翻了一下教材。可是，这个举动还是被老师发现了，老师严厉地批评了我。那天晚上自习时，班主任李老师喊我去办公室训话，我低着头不敢辩解，突然瞥见老师的办公桌上，一张便条纸有我爸爸的亲笔签名。

我这才知道，班主任老师通知了家长，一时间，惭愧、后悔、难过充盈于心，我不知道以后回去该怎么面对他。

我考试作弊这件事，想必对父亲的打击也是巨大的。可是，他却忍住没来找我。我等了很久也没有收到父亲的电话，却在临睡前收到父亲发来的短信，他在短信里说：“孩子，你是最棒的，爸爸永远相信你。”我的眼泪再也不听话地涌出来。

也就是从那时候起，我决定不再让父亲失望，好好学习，长

大了好好孝顺他。

那年，我谈了一个外地的男朋友，母亲极力反对，说家里就我一个孩子，远嫁了她和父亲会很孤单，可父亲却说，孩子的幸福就让她自己把握吧。父亲被母亲臭骂，训斥父亲就是因为长期纵容我，才致使我从来都不考虑他们的感受。可倔强的我还是铁定了心跟那个男孩子在一起。

但后来，我和那个男孩因为性格不合没有走到一起。在家附近找了个男朋友结了婚。

聊及往事，我曾问过父亲，当时为什么不反对。他有些骄傲地说，那男孩一看就不适合你，我想时间久了你会明白，果不其然。如果我当时也那么逼你，就凭你的性格，肯定会闹得跟我们决裂。所以，我要让你自己心甘情愿地回头。我握了握父亲的手，泪盈于睫。

后来，父亲去世了，每每我遇到困难时，我总是想起父亲，想起父亲留给我的温暖，心里充满了无穷的力量。

